

雪 国

川端康成著



二十世紀外國文

45

8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日〕川端康成

雪 国

侍 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川端康成

雪 国

本书根据築摩書房 1955 年版

《川端康成集》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雪 国

〔日〕川端康成著

侍 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625 插页 6 字数 101,000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7,000 册

书号：10188·213 定价：（五）0.58 元



川 端 康 成

目 次

雪国 ····· (1)

伊豆的歌女 ····· (117)

译者后记 ····· (143)

雪 国

穿出长长的国境隧道就是雪国了。天边的夜色明亮起来。火车停在信号房前面。

一个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起身走过来，打开了岛村面前的玻璃窗。雪的冷气向车里注入。这姑娘探出整个身子到窗外，向远方呼喊：“站长！站长！”

一个男人提着灯踏雪慢慢走来，他的围巾一直包到鼻子上，皮帽子罩住耳朵。

岛村向外眺望，心里想：已经这么冷了吗？只有一些象是铁路员工宿舍的木板房子冷落地散布在山脚下，雪光还没有伸延到那边，它们被包围在阴暗中。

“站长，是我，您好啊！”

“啊，是叶子吗，你回来啦。天又冷了。”

“听说我弟弟这次派到这儿来工作，要您多照顾啦。”

“这种地方，要冷清得难受哪，他年纪轻轻的，倒也可怜。”

“他还是个孩子，要站长好好地教导他，郑重地拜托您啦。”

“好的。他做得挺有劲，以后就要忙起来了。去年好大的雪，常常雪崩，火车都不通了，村子里给灾民烧饭，很够忙的。”

“站长，您身上象是穿的好厚实，弟弟来信说，他连背心还没穿上身咧。”

“我穿上四件啦。年轻的人们，天一冷光是喝酒，囫囵个儿

躺下去，就感冒了。”站长朝公家宿舍方向挥动着提灯。

“我弟弟也喝酒吗？”

“不。”

“站长，您回家吗？”

“我受了伤，正在看医生。”

“啊，那可不好。”

站长虽然在日本服上加了大衣，却想急忙中断寒冷中站着聊天，说了声：“再见吧，你好好保重啊。”就转过身去。

“站长，我弟弟现在没出工吗？”叶子在雪地上用眼搜寻着，“站长，您好好地看管我弟弟，拜托啦。”

她那美丽的声音甚至带上悲哀的气氛。话声很响亮，好象会从雪夜中传来回声。

即使火车开动了，她也没把上半身缩回到窗口里来，站长沿着轨道旁走着，她一追上他就喊：“站长，请您告诉我弟弟，下一次休假的日子让他回家来。”

“好的。”站长放大声音喊着。

叶子关了窗子，用双手捂着冻红了的脸蛋儿。

国境的山边已经准备好三辆除雪车等待着除雪。从隧道的南北两方沟通了报告雪崩的电线。除雪工人增加到五千名，消防队青年团达到了两千名，都做好出动的准备。

岛村一了解到叶子姑娘的弟弟今年冬天将在这就要被大雪掩埋的铁路信号房里服务，就越发加深了对她的兴趣。

不过岛村在这里以“姑娘”相称，只是从表面上来看的，跟她结伴的那个男人究竟是她什么人，岛村当然不明了。讲到两个人的动作表情，倒象是夫妇的味道，不过那男人显然是个病人。由于对待病人，也就放宽了男女的分别，越是诚诚恳恳地

照料病人，越显得带有夫妇的味道。实际上从旁看来，这个女人照料一个比自己更年长的男人那种小母亲的样子，也可以想他们是夫妇。

岛村把她一个人分开来，只凭对于她的姿态的感觉，就随便地断定她大概是个姑娘。可是由于他曾用一种奇怪的眼光，过分地注视了这个姑娘，也许就把他自己的伤感心情混合在里面了。

还是三小时以前，岛村出于无聊，眼望着左手食指的转动，结果只有这个手指还在生动地记忆着他要去会面的女人，然而越是心急地想回忆出来，越是抓不住那已经模糊了的记忆，这时他奇怪地感觉到只有这个手指至今还沾染着那个女人的触觉，正在把他拖向远方的女人那边。他把鼻子凑近手指闻了闻，偶然用手指在玻璃窗上划了一条线，只见内中有个女人的一只眼睛清楚地浮现着。他吓了一跳，似乎要叫起来。然而这是因为他心里想着远方的缘故，留神一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映现出来的是对面座位上的女人。外面薄暮正在下降，火车里点上了灯，因此玻璃窗变成了镜面。可是暖气炉的暖气使玻璃整个地浸润了水蒸气，手指不去擦它，就现不出镜面。

正是因为只现出姑娘的一只眼睛，反而显得异常美丽，岛村把脸凑近窗口，忽然做出一副观望晚景的带有旅愁的面孔，他用手掌擦了擦玻璃。

那个姑娘稍稍斜着身子一心一意地俯视着她面前躺着的男人。从她那两肩用力的情形来看，可以看出她是那么的认真，她那略带严峻神情的眼睛一眨也不眨。那男人头朝着窗口的方向，蜷着腿搭在姑娘的身旁。这是三等客车，因为他们的座位不是和岛村在一排上而是在前一排的斜对面，所以那倒卧着的

手
男上女枕
女枕男上
男上女枕

男人面孔，在镜中只映现到耳边。

姑娘因为正好坐在岛村的斜对面，是直接可以看到的，可是在他们上火车时候，那姑娘的清冷刺人的美质，使岛村吃了一惊，他就把眼睛垂下来，那时他看到男人的青黄色的手紧紧地握着姑娘的手，他就觉得不好再朝那个方向观望了。

映现在镜中的男人，面对着姑娘的胸部，露出无忧无虑地沉静的脸色。他的体力虽然是衰弱的，却浮现出甜蜜的谐和。他铺上围巾当枕头，拿它紧紧地盖着嘴，挂在鼻子底下，然后又朝上包住他的脸蛋儿，可是时而松下来，时而又盖住了鼻子，他的眼睛要转动还没有转动的时候，姑娘就以温柔的手势给他整理好。有好几次两个人天真地反复着同样的动作，岛村在一旁观望，甚至觉得刺激了神经。还有，那男人用外套包着腿，下摆常常垂下来，姑娘会马上发觉而给他整理好。这样的动作完全是很自然的，以致使人觉得两个人会忘掉了行程的距离，无尽无休地以同样情态去向远方。因此，岛村并不感到眼看悲哀事情时的苦味，而象是在望着离奇的梦境，因为他看过了奇怪的镜中情景。

在镜子的底面，傍晚的景色变动着，也就是镜面和它映现的景物象双重电影画面似的流动着。上场的人物和背景是什么关系也没有的，而且人物在变幻无常的透明中，风景在朦胧流动的薄暮中，两者融合在一起，描绘出并非这个世界的象征世界。尤其是当那姑娘的面容当中燃起山野的灯火时，岛村的胸间甚至颤动着难以形容的美景。

远方山上的空中，还微微地残留着夕阳反照的色彩，越过玻璃窗望见的风景，一直向遥远的方向伸延，形迹未消。然而彩色已经全失，随你看到哪里，平凡的山野形影愈加显得平凡

了，任何景物也并不特别引人注目，所以反而使人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开阔的感觉。不用说，这是因为内中浮现着姑娘面容的缘故。在映现出她那一部分的身段，窗外是看不见的，而由于在姑娘轮廓的四周不断地动荡着傍晚景色，使人感到姑娘的面容是透明的。但是否是真的透明呢，那是错认为在她面孔里不停流动着的晚景透到面孔上来了，仔细一看，就难以捉摸了。

火车里光线又不是那么亮，没有普通镜面那样的强烈光彩，它不能反射。在岛村注目观望的时候，他渐渐地忘记了有这么一面镜子，以为那姑娘象是浮现在晚景流动的当中了。

每逢这样的時候，她的脸上是有灯火点燃着，镜子里的映像没有足以消除窗外的灯火那么强，而灯火也不足以消灭映像。所以灯光是穿过她的面孔流动着，可并不使她的面孔光辉灿烂。那是冷冷的远方的亮光，朦胧地照亮着她小小瞳孔的四周，也就是在姑娘的眼睛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睛浮现在薄暮的波动中，成了妖艳美丽的夜光虫。

叶子不会注意到她是这样被人偷看的。她的心神只一心一意地灌注在病人身上，即使有时把脸转向岛村这方面，大概她也看不见透过玻璃窗映现出她自己的姿容，所以也就不会把眼神停留在这个望着窗外的男人身上。

岛村长时间这样偷看着叶子，竟然忘记了这事对她是失礼的，恐怕是因为映现着晚景的镜面具有一种非现实的力量把他吸引了去。

所以当地向站长打招呼使人看出即便在这里她都表露了过分严肃认真的情态时，首先使他产生的恐怕也是这种富有小说意味的兴趣。

通过那个信号房的时候，窗口已经一片黑暗。面前风景的

流动一消失，镜中的魅力就不见了。叶子的美丽容貌虽然还在映现，举动还是那么亲密，岛村却在她身上新发见到一种清澈的冷峻，他就不想再拂去镜面上模糊不清的地方。

可是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半小时，叶子俩和岛村在同一个车站下了车，他觉得这事还会有下文，似乎与自己将有些瓜葛，就回头看了一下，可是一接触到站台上的寒冷，立刻感到在火车上的那种无礼举动是可耻的，就头也不回，从机车的前方走过去。

那个男人搭着叶子的肩膀想下落到轨道的时候，这边的站务人员扬起手来阻止他。

不久在黑暗中现出一列长长的货车遮掩了两个人的身影。

旅馆里招揽顾客的掌柜简直象是救火的消防员，穿着一身煞有介事的雪天服装，包着耳朵，踏着橡胶的长筒靴子。一个女人站在候车室的窗口向列车轨道方向眺望，她也披着蓝色的斗篷，罩着头巾。

岛村身上还未消掉火车上的暖热，没有感到外界真正的严寒，可是他是初次身临雪国的冬天，所以首先得受当地人装束的考验了。

“冷到非穿这么一身服装不行吗？”

“唉，已经完全是冬天的装束了。在雪后变天气之前的夜里特别冷，今天夜里恐怕就要降到冰点以下了。”

“这就是冰点以下了吗？”岛村一面望着房檐边上可爱的冰柱，跟旅馆的掌柜一起上了汽车。雪色使每家低矮的屋顶显得愈加矮了，村庄寂静得象是沉没到地下去了。

“果然，不管摸到什么，这股冷劲儿都显得两样。”

“去年最冷的天到过零下二十几度。”

“雪呢？”

“啊，通常是七八尺，最多的时候要超过一丈还多两三尺。”

“这才开始吧。”

“这是刚开头。前些天雪只落了一尺厚，大都已经化掉了。”

“雪也会化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落大雪啦。”

这是十二月的初旬。

岛村觉得感冒一直纠缠不休，鼻子堵塞，这时却一下子通了气，穿到头顶心，象是把肮脏的东西洗刷掉似的，鼻涕滴滴嗒嗒向下落。

“三弦师傅家的姑娘还在吗？”

“啊，在的，在的。刚才还在站上，您没看见吗？她披着深蓝色的斗篷。”

“那个就是她？过一会儿能叫她来吗？”

“今天晚上吗？”

“今天晚上。”

“她说，三弦师傅的儿子乘刚才的末班列车回来，她是来迎接的。”

在傍晚景色的镜中叶子看护的那个病人，就是岛村来探望的女人家的儿子。

他一知道这件事，就感到自己的心胸里象是有什么东西穿梭过去，可是对于这次的邂逅相遇，他并不觉得怎么奇怪，倒是对于自己的不以为奇感到奇怪的。

在他用手指来追忆的那个女人和眼睛里点着灯火的女人之间，有着什么关系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岛村的心里似乎有

所感触。这是由于他从傍晚景色的镜中还没有清醒过来的缘故吗！他不觉地喃喃说出：这样说来，那傍晚景色的流转不正是时间变迁的象征吗？

温泉旅馆在滑雪季节前，客人是最少的，岛村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夜深人静了。他每走一步，那陈旧的走廊上玻璃门就发出微微的震响。在长长的走廊尽头，在账房间的拐角上，有冷飕飕的衣裳下摆铺展在发着黑光的木板上，一个女人高高地站在那里。

她终于当了艺妓吗？见到她的衣裳下摆不觉一惊，可是她既不向这边走来，她的身子也没有弯一弯做出迎接的媚态，从她肃然不动站立的姿势来看，即使远远观望也看得出她那严肃认真的样子，他赶忙走过去，可是站到女人身边，他还是沉默不语。那女人涂着浓厚白粉的面孔，一想要微露笑容，却反而现出要哭泣的面色，因此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讲就朝房间的方向走去。

说来，已经有了那样的关系，连一封信也不写，又不来探望，就连约定好寄来的舞蹈书刊也没办到，女的方面只会认为自己遭人一笑而被遗忘了，而照理说岛村应该首先讲个理由道歉一番才是，可是当他不望着她的脸一起向前走的时候，他不但感到她在责备他，反而体会到她浑身都充满了依恋的情谊，他就越发想到再要讲什么话，听起来也只会使人觉得自己不诚恳，他有些被她的气势压倒，被包围在一种甜蜜的喜悦之中，及至来到楼梯口下面，他拳着左手伸出食指猛然伸向她的眼前说：

“这家伙最怀念你啦。”

“是吗？”她说着就握住那个指头，再也没放开，象手牵手似的走上了楼梯。

到了被炉前，她撒开了手，脸红得直到脖子梗，她为了遮掩，慌忙又拿起他的手，说：

“这个在怀念我吗？”

“不是右手，是这个呀！”他说着从女人的手掌里抽出右手来，等到围进了被炉，他重新又伸出了拳着的左手。她板着脸说：

“是呀，我明白。”

她满面含笑，展开岛村的手掌，把她的脸贴在手上。

“这个怀念着我吗？”

“喔，好冷。还是第一次触到这么冷的头发。”

“东京还没有落过雪吗？”

“那个时候，你那么讲，可仍然是一片虚话呀！不然的话，谁肯在年底到这么冷的地方来。”

那个时候，雪崩的危险期已过，已到满山一片新绿的登山季节。

木通草的新芽没多久将在餐桌上不见了。

无所事事吃白饭的岛村，往往易于丧失对于自然和对于自身的真诚情感，他认为山上是可以唤起这种情绪的，所以常常一个人到山上去漫步，那天晚上他隔了七天从国境的群山上又返回温泉场，他叫女佣人找一个艺妓来。可是那一天正是修建公路落成典礼的日子，村子里的蚕茧仓库兼演剧的小房子用做宴会会场，热闹异常，十二、三个艺妓是不够分配的，料想怎么也找不到人手了，要是三弦师傅家里的姑娘，即使她到宴会上帮帮忙，也只会表演两三个舞蹈就会回来，因此说不定她或许会来的。岛村一追问，据说三弦和舞蹈师傅家的姑娘不能算是艺

妓，举行盛大宴会时候，有时她也被找了去，由于没有雏妓，多数是不愿意站着表演的半老的艺妓，所以姑娘被视为宝贝，她很少一个人到旅馆的房间去陪客人，不过也不能说她完全是个外行人，以上是旅馆里女佣人大致的说明。

岛村认为这话是靠不住的，并不以为然，可是约一小时之后，女佣人把她带了来，他不觉一惊，肃然坐起身来。女佣人想立刻走出去，那女子牵住她的袖子，又让她坐下。

那女子给人的印象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洁净。就连脚指里的坑窝都使人觉得美丽。岛村甚至疑心这是由于他的眼睛看过了初夏群山的缘故吧。

她的打扮有点儿象是艺妓的样式，当然没有拖曳着长长的底襟，她身穿柔软的单衣，样子倒很整齐，只有腰带的料子象是很贵重，可跟她并不配合，反而显得一副可怜相。

他们开始谈到山之类的事情，女佣人便抓个机会站起身走了，可是那女子连从这村庄眺望着的群山的名称都不大清楚，岛村也没有心思饮酒，女子却出乎意料坦率地谈起她的身世，她说她诞生在这个雪国，曾经到东京当陪酒的侍女，被人赎了身，打算将来要她做一个日本舞蹈的师傅生活下去，可是才到一年半她的男人死了。不过从那人死后直到今天的经历，恐怕才是真正有关她身世的情节，她却不打算赶忙说出来。她说她十九岁，如果不假的话，这个十九岁看上去象是二十一、二了，从这一点上岛村才开始感到宽松，一和她谈起歌舞伎^①等类的事，她对于演员的消息和艺术风格比他还更精通。也许是由于她渴望着有个对手来谈这类的话，就热中地谈起来，谈话中间她露出妓女行道出身的女人相，她对于男人的脾性大体上也都

① 日本特有的一种演剧。

明了。尽管如此，由于他从开头就断定对方是一个外行人，也由于他已有一个星期没跟人谈过什么话了，心里便充满对人的思慕温情，对她首先象是感到了友谊。他在山地的感伤心境还延续到这个女人身上。

那女子第二天下午把洗澡的用品摆在走廊外面，到他的房间来玩耍了。

她还没有坐下身来，他就突然要她帮忙找一个艺妓来。

“你说要人帮忙？”

“这不是很明白的么。”

“真讨厌。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来会托我做这样的事。”她说时就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站到窗口去，眺望国境的群山，这时候她的脸蛋儿红了。又说：“这儿没有那样的人。”

“你说谎。”

“是真的。”她一转身就在窗口坐下，她说，“绝对不能强迫人家去做。所有的艺人都是自由的。就连旅馆里的人一概都不帮忙做这种事。这是真话。你找个什么人来直接谈谈看就好啦。”

“想托你替我谈谈看。”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事呢？”

“我认为你是朋友嘛。因为我希望一直拿你当朋友，所以不跟你罗唆。”

“这就叫做朋友吗？”她终于被哄着露出孩子似的口吻说。然后又吐出了这样的话：“你可真了不起！亏你想得出让我给你做这样的事。”

“这算得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到了山地身子结实起来啦，可是头脑老是不清爽。连跟你谈话也不能痛痛快快的。”

她垂下眼睑沉默了。岛村讲出这话已经是把男人的厚颜无耻完全暴露出来了，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这女人素有体贴别人心情的习惯。她俯视着的眼睛，也许是因为浓厚的睫毛的关系，热呼呼地显得妖艳，岛村在旁观望着，她的脸微微地左右摇摆，又现出淡淡的红潮。

“你喜欢谁就叫谁好啦。”

“我这不是向你打听吗？初次来到这地方，不知道哪一个长得漂亮啊！”

“你说要漂亮的？”

“年轻的比较好。年纪轻的，稍微打扮起来，很少有太差的。不闹嘈嘈太多话的比较好。呆一点的不怕，不肮脏的就行。要想谈什么的时候，我找你谈。”

“以后我不来啦。”

“别胡说。”

“真的，不来啦。我来干什么？”

“我想跟你清清白白地交朋友，因此我不难为你！”

“真不象话。”

“果真有了那样的关系，也许明天再不愿意看到你的面孔了。再不会打起兴趣跟你聊天。我从山上来到村庄，好不容易才算是要和人亲近，可我不愿说服你。想想看，我不是个旅游的人吗？”

“唉，这倒是真话。”

“就是嘛。从你来说如果我跟了一个你讨厌的女人，那么你以后再见面也会感到不舒服，还不如你自己为我找的女人倒好些。”

“不睬你！”她一使性子把脸转过去，可又说，“这话也是的，